

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

石钟山著

幸福像花儿一样

幸福像花儿一样在年轻的心里盛开了，但现实却无情地撕碎了所有的花瓣。每个时代都有一条忧伤的河，其中，有一滴正是你的眼泪……

石

钟

山
著

幸福像花儿一样

幸福像花儿一样在年轻的心里盛开了，但现实却无情地撕碎了所有的花瓣。每个时代都有一条忧伤的河，其中，有一滴正是你的眼泪……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像花儿一样 / 石钟山著. — 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11

ISBN 7-5387-1986-5

I. 幸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0240 号

幸福像花儿一样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5638648 发行科: 5677782 |
| E mail | benatg@mail.jl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时代文艺出版社 |
| 开 本 |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|
| 字 数 | 82 千字 |
| 印 张 | 4.5 |
| 版 次 |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5000 册 |
| 定 价 | 18.00 元 |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：幸福的种子

目前，文学驮着影视走的现象，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。从走红的影视剧中，都能找到这样的佐证。我个人的观点，一部好的小说，首先要有好故事，然后才是成功的人物刻画和合适的语言方式，如果这三点都具备了，此小说可以肯定地讲，它就是优秀的。

那么一出好的影视剧呢，细究起来，也不外乎这三条理由。故事好看，人物饱满，对话精彩，无疑是影视剧最大的看点，也是其成功的必然因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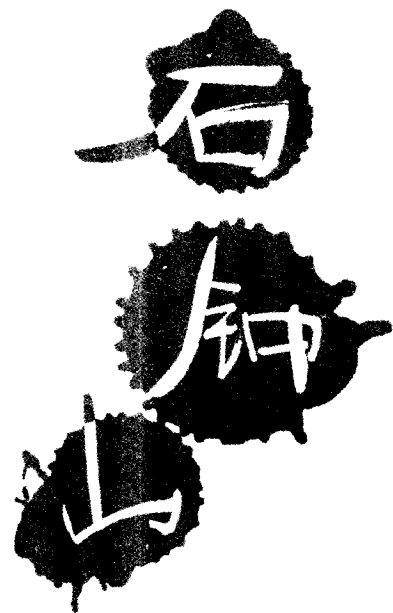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说来，一部优秀的小说，无形中符合了优秀影视剧的要素，文学和影视联姻也就成了必然。眼下，原创的影视剧越来越少，而以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则越来越多，这一切便不足为奇了。文学驮着影视走，也就成了现实。

原创文学，是影视剧本的一粒种子，她的成

长有赖于诸多的外部因素，比如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等对原著的把握。在光照很好、养分充足的情况下，这粒种子无疑会长成一棵大树。树的每根筋脉中都流淌着种子与生俱来的血液。如果这棵大树没有长好，肯定有种子先天的问题，当然也有着后天的因素。这棵树长高了，长大了，遮天蔽日了，除了种子先天优良外，客观的风调雨顺也是不可或缺的。

我的观点是，一部影视剧的成功，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才成为可能。共同努力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电视剧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，源自我的小说《幸福像花样灿烂》，就是文学和影视的又一次联姻。该片发行时，得到了各方的好评，一时洛阳纸贵。看来这部电视剧是成功的，但它究竟能成功到什么份儿上，还要看观众的最终反应。我和观众一样拭目以待。

希望这粒文学的种子，是幸福的。



幸福像花儿一样

那一年秋天，文艺兵杜鹃同时收到了两封求爱信，一封来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白扬，另一封来自少年沉稳的文化部干事林斌。

同时面对两个男人，美丽的杜鹃犹如站在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每一条路都诱人，每一条路也都莫测。

现实没有给人犹豫的机会，杜鹃选择了两条路同时走。

然而人是不能同时走两条路的，错误的开始将导致怎样的结局？等待着她的，将是那一年深秋里的苍凉。

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，那一年的深秋，军区文工团舞蹈演员杜娟发生了一件大事。

那个深秋，某一天的中午，杜娟收到了两封男性来信，这两个男性她都认识，而且说来还相当的熟悉。

第一封是文工团白扬干事来的，他在信里这么写道：
杜娟：

你好！

不知道晚上有没有时间，我在排练厅等你，有话对你说。

此致

敬礼！

白扬 即日

另一封是军区文化部文体干事林斌写来的，他在信里这么写道：

杜娟：

我这里有两张文化宫的电影票，是你最爱看的话剧《春雷》，如有时间，在你们东院的西门口等你，时间是六点三十分。

此致

敬礼！

林斌 即日

杜娟在这天中午一下子就收到了两封男性来信，她觉得自己要发生大事了。这两封信她是拿到厕所里看的，只有厕所里才不被人打扰，没人看到她脸红心跳的样子。看完这两封信，她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，呆呆地蹲在厕所里。在这期间，同宿舍的大梅到隔壁的厕所里去过一次，她知道杜娟就蹲在一旁，大梅完事之后，敲了敲挡板道：“杜娟，怎么还拖拖拉拉的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‘老朋友’来了？”

杜娟含糊其辞地应了一声，大梅走了，杜娟仍蹲在那里，她要一个人好好地想一想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

杜娟二十一岁了，她到部队已经九个年头了，她是十二岁那年被部队特招来的文艺兵。那时，她在老家那座城

市里的文化宫里学舞蹈，说是学舞蹈，无非是练一些基本功，弯腰、劈腿、把杆等等。那年，军区文工团到各地去选舞蹈学员，他们一下子就看上了她，还有大梅。那时，能到部队当兵，尤其是女兵，没门没路子的连想都别想。因为部队招的是文艺兵，还是要考虑特长的，于是杜娟便成了一名文艺兵。接下来，杜娟就开始了部队的学员生活，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五年，五年不算长，也不算短，杜娟终于合格毕业了，现在成了一名排级职务的舞蹈演员。她感到生活幸福又美好。

她现在已经是干部身份的舞蹈演员了，也就是说，不管她以后跳好跳坏，能不能吃跳舞这碗饭，她都是一名部队干部。也就是说，她进了保险箱，不管以后在部队还是在地方，她都是一名干部。干部和一般的群众比，天上地下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二十一岁的杜娟这种优越的心理已经持续好几年了，许多和她一起成长起来的学员，都有这种优越感。她们当学员时的那种努力、刻苦、勤奋等等，在她们成为干部演员后，都大打折扣。这一点可以从她们的体形上清楚地看到。她们胖了，先是脸圆了，然后是腿，以前细细瘦瘦的腿，变得饱满了，然后就是胸，坚挺瓷实。

这一变化，最突出地体现在她们吸引男性的目光上。她们还是学员时，走到哪里，都会吸引来一片目光，那些目光是新奇的、惊叹的。因为那时她们还小，这么小，这

么漂亮的一群小姑娘，穿着军装，肯定是突出的，卓尔不群的。于是缭绕在她们周围的目光是惊奇和羡慕的。现在却不同了，不管她们是集体还是一个人，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，她们都会把男性的目光牢牢地吸引到自己身上。那是男人欣赏女人的目光，她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周围这种目光的变化。于是她们挺胸抬头，用灿烂的表情和丰富的身体语言来迎接这种男人的目光。

她们这一茬舞蹈演员，刚二十出头，花季芬芳不能不吸引众多的年轻男性的目光。但是他们也是有自知之明的，这些女孩子他们是得不到的，只能远远地欣赏。在这之前，那些文工团的女孩子大都嫁给了有头有脸的男人。这些男人大都是父母在部队工作，自然都是首长一级的人物，孩子们自然也就有了头脸，先是参军，最后是入党、提干，然后调回军区，在机关里当参谋或干事，他们选择女朋友的目标，首先瞄准了文工团的女孩子们。只有这样，才门当户对，况且又是近水楼台，他们得不到还有谁能得到？

杜娟这拨女孩子，早就被众多首长的儿子们物色上了。有的已经挑明了，大梅的男朋友就是军区后勤部长的公子，这个公子现在在司令部作战处当连级参谋。现在每个周末，那个王参谋都要到文工团里来接大梅。两人说说笑笑地走了，去后勤部长家。

大梅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，杜娟都睡了一觉了，大梅回来之后仍然是兴奋的，她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，

杜娟蒙着眼睛去厕所，借着走廊里的灯光看到倚在床头的
大梅仍大睁着眼睛。

杜娟就很不理解地说：“都啥时候了，还不睡呀？”

大梅就说：“睡不着。”

杜娟就说：“那个王参谋对你好吗？”

大梅就潮湿地说：“好。”

杜娟就不说话了，大睁着眼睛望着黑夜，想象着是哪
种好法。

大梅又说：“王部长在催我和小王结婚呐。”王部长自然
是小王的父亲。

杜娟的心里就动了一下，然后就说：“结婚有房子吗？”

见杜娟这么问，大梅就胸有成竹地说：“王部长说了，结
婚就住在家里，他们家房子多的是。”

杜娟这才想起王部长住在西院首长区的一片小楼里，
那是一幢二层小楼，独门独院。王参谋是王部长最小的儿
子，上面有姐姐和哥哥，哥哥姐姐早就成家另过了。王部
长现在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，住房自然不成问题。

杜娟暗自羡慕大梅，觉得大梅找了一个中意的男朋友。

两个男人的爱意同时击中了杜娟，那个深秋的中午，
杜娟捧着两封男人来信，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二

文工团干事白扬长得一点也不白，可以说有点黑，原来在基层部队当排长，后来父亲先是当上了军区文化部的副部长，当副部长时便把白扬调到了文工团当干事，文工团隶属文化部领导。后来白扬父亲又当上了文化部的部长，师级干部。白扬整日里就显得很优越，在文工团工作，每日里和演员们打交道，又是年轻人，正是追女孩子的时候，身上的故事就很多。

白扬调到文工团不久，据说先是和话剧团的“小常宝”谈过恋爱，《智取威虎山》被话剧团改编成了话剧，演“小常宝”的女孩子也姓李，那一年才十八岁，梳两条长辫子，

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。自然是白扬先追求“小常宝”的。前一阵子，“小常宝”刚写过入党申请书，白扬干事就三天两头找“小常宝”谈话，两人选在白扬的办公室谈，后来就在文工团的院子里谈，当时的季节是春天，杨树吐绿，到处显得生机勃勃，白扬背着手，带着几分领导做派，“小常宝”把手插在裤兜里，样子天真而又幼稚。白扬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，样子激动，“小常宝”半低着头，一条辫子在前，一条辫子在后，满脸羞怯的神情，两个人的样子成了那年春天文工团一道最通俗的风景。

后来两人又形只影单起来，“小常宝”在那一段时间人变得痴呆起来，有时站在一个地方好久不说一句话，就那么呆呆地望着，眼前并没有什么，但她仍痴痴呆呆地望着。不久，人们才知道，白扬和“小常宝”散伙了，白扬又和一个唱歌的女孩子谈起了恋爱。人们便明白“小常宝”为什么痴呆了，那一阵子，天真活泼的“小常宝”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恍惚的、脸色苍白的小李。不久，“小常宝”提出了转业，再也没有出现在话剧团，听说转业手续什么的都是她哥哥来办的。人们不知道白扬和“小常宝”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白扬和唱歌那女孩子，恋爱似乎是有始没终，两个热乎了一阵子又热乎了一阵子，最后也不了了之了。白扬和唱歌那女孩子倒没什么新故事，只是那女孩子调到了南方一个军区，她老家在那。又一个女孩子在文工团消失了，似乎和白扬有关，又似乎无关。

白扬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文工团的每个角落，凡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便都有白扬的身影。白扬是最后把触角伸向舞蹈队的，据大梅透露，白扬曾向她发出过求爱的信号，那时王参谋还不认识大梅，大梅也曾赴过白扬两三次约会，第一次是谈话，第二次是去看电影，第三次去公园，从公园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梳洗过的大梅脸红红地倚在床头对杜娟说：“我谈恋爱了。”

杜娟就吃惊地说：“和谁？”

大梅两眼放光地说：“白扬。”

杜娟就有些吃惊地望着大梅说：“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

杜娟在这方面可以说反应比较迟钝，文工团青年男女一有谈恋爱的迹象，马上会作为头条新闻传遍整个角落，最后一个知道的一定是杜娟。按现在人们的说法是，杜娟的情商有些低。八九岁开始学习跳舞，十二岁入伍，她只对跳舞感兴趣，除此之外，一切她都很迟钝，每日里笑呵呵的，谁说的话，她都相信，跟她说完了，与自己无关的，不出第二天一定扔在脑后。因此，杜娟和大梅比起来显得单纯，单纯得有点没心没肺。大梅的事从不回避杜娟，包括第一次来月经这样羞于出口的私事。大梅只把杜娟当成一只耳朵，听过也就听过了。

那天晚上大梅便把自己初恋的幸福说给杜娟听。大梅说：“白扬摸我这了。”

说完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左胸。

真的？！杜娟此时面色鲜红，仿佛白扬摸的不是大梅而是自己。

如果王参谋不及时出现，也许大梅真的会和白扬有什么故事了。这时王参谋及时出现了，大梅和王参谋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和王参谋见过一次面，又去了王参谋家里一趟之后，大梅当即做出决定，彻底和白扬断了往来。那一阵子白扬很是失落，他天天绕着舞蹈队的宿舍楼转来绕去的。王参谋正在和大梅热恋，只要王参谋一下班，便急三火四地来到文工团接大梅，那时他们把业余时间安排得丰富多彩，轧马路，逛公园，看电影，两人走在一起的身影，亲密而又幸福，白扬躲在暗处火烧火燎地看着眼前的幸福一对。

大梅投入到王参谋的幸福怀抱之后，曾和杜娟有过一次对话。

杜娟说：“白干事人也是不错的。”

大梅说：“王参谋人更优秀，他是搞军事的，以后比白扬有前途。”

杜娟又说：“白扬的父亲是文化部长，管着咱们你不怕？”

大梅也说：“杜娟你不知道王参谋的父亲是谁吧，他是后勤的王部长，军区常委，比白部长大好几级呢，我还怕白部长给我穿小鞋？”

杜娟这时似乎才明白大梅为什么会舍近求远，这么快投入到王参谋的怀抱。从那以后，白扬干事果然没再纠缠大梅，他只能远远嫉妒地看着。大梅的幸福便轻车熟路了。

在这之前，杜娟做梦也没想到白扬会给自己写信。杜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，平时她只出入宿舍和练功房，要么就下部队去演出，文工团办公楼她很少出入，偶尔去开会，也都是和大梅等人结伴而去。以前她只远远地看过白扬，那是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小伙子，要说了解白扬的话，都是从大梅嘴里得知的，包括当年和“小常宝”谈恋爱，又和那个唱歌的女孩子有来往，一直到最后白扬摸了大梅那个地方。总之，她对白扬的了解是抽象的。

大梅对白扬的评价是这样的：白干事很有激情，就像钻进女人肚子裡的蛔虫，他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麼。他干的事你觉得都蛮舒服的。

那时杜娟就想，大梅一定是想让白扬摸了，白扬才摸的，要不然大梅不会说这种话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白扬经常到舞蹈队的练功房里去转一转，背著手很悠閒的样子。舞蹈队的队长也很尊重白扬，毕竟是文工团机关的，况且又是白部长的公子。队长每次见到白扬都热情地打著招呼说：“白干事，有什麼指示？”

白扬就挥挥手说：“什麼指示不指示的，随便看看。”

刚开始，队长以示对白扬的尊重，总要在白扬的身旁站一站，说些客套话，白扬就说：“你忙，我就是看看。”

队长就走了。白扬就从这间练功房走到那一间。练功的时候，女队员在一间，男队员在一间，白扬看男队员练功时，神情是马虎的，草草地看了，就来到女队员练功的

房间。女队员练功时，穿的都很少，练功衣裤都是紧身的，显得胳膊是胳膊腿是腿的。在白扬这种男性的注视下，这些女队员很不好意思，脸自然是红了。白扬似乎也觉得有什么不妥，看一会儿就走了，第二天仍然来。

杜娟要和白扬有什么接触的话，就是在不久前的一次食堂里。

杜娟打了饭坐在一个空桌前吃饭，白扬端着碗走过来，坐在杜娟的对面。杜娟因为对白扬不熟，只和他点了点头。

白扬似乎对杜娟了如指掌。白扬坐下就说：“杜娟，你怎么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呀？”

杜娟红了脸，前面说过，杜娟是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只对跳舞精通，别的事她都搞不明白，她更不知道入党和跳舞有什么关系。

杜娟红了脸，说不出话来。

白扬又说：“你们舞蹈队的人，差不多人人都写了入党申请书。”

杜娟这才说：“她们是她们，我是我。”

白扬就说：“你要提高自己的认识，找个机会我和你谈谈。”

说完这话之后，白扬端起饭碗就走了。今天她接到白扬的信，她不知道是不是和她谈入党的事，要是这个事，白扬完全没有必要写这封信，他可以打个电话通知她，几点到他办公室去。

那不是这事又是什么事呢？